

# 不死天龍

梦中游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不死天龙

梦中游

(四)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# 不死天龙

bu sr tian lun

梦中游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:70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5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500

---

责任编辑:李姊昕

插图:雨方

封面设计:徐梅

责任校对:晓波

---

ISBN 7-5313-0802-9/L 737

定价:17.80 元(全四册)

万松白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今天万某既来，就不怕他玩什么花样！”

蒋标做事一向谨慎，冲万松白道：“当家的，虽说咱不惧怕对手，但多加提防，总没坏处。”望了望两边高耸的山崖，又道：“此处地形，很可能被对手利用，倒是不得不防啊！”

典刀道：“食人婆自恃武功无敌于天下，或许不会想到用这种办法。”

蒋标道：“典兄别忘了，她身边还有一个万花红！这个丫头可是什么法子都使得出来，雷天风怎么样？到头来，还不是栽在那丫头的手里！”

万松白点头道：“蒋标的话在理，咱们还是多加提防才是。”

八个人边走边说，已进了石窟区。

突然，西边山崖上传来了一阵说话声。

“蒋标，”万松白道：“这里只有你来过这里，那有人说话之处是什么地方？”

蒋标道：“回当家的，那便是龙门石窟中颇负盛名的宾阳中洞！”

万松白用手缓缓抚摸着自已的胡须，抬眼望着山崖，只见有两对青年男女正与洞口处伫立的一位灰袍和尚说着什么。

“蒋标，”万松白又道：“这宾阳洞内，可有和尚？”

蒋标想了想道：“回当家的，这宾阳洞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，上次我来时，的确见到过一老一小二位和尚在此守

洞。”

万松白点了点头，用手一指宾阳中洞，说道：“走，过去看看！”

这时，只听站在通往石洞石阶上的一位青年人道：“小长老，我们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，为的便是要看看这北魏时建起的石洞，说什么，咱们也得进去看看！”

洞口处站立着的小和尚合什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小僧再说一次，师父得了重病，恐传染给各位施主，故让小僧在此拦住各位施主，阿弥陀佛！”

石阶上的一位女子一听急了，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腔道：“小师父！你师父得病，与我们何干？我们又不是去看你师父！”

另一位蓝衣青年赞同道：“是啊！我们去看菩萨，不怕染上你师父的什么病！”

小和尚频频摇头，就是不答应。

蓝衣青年冷哼道：“小和尚！怕不是这洞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！”

小和尚二目一张，道：“施主无凭无据，万不可出口伤人！”

万松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看这洞中有鬼！回头冲蒋标道：“走，上去看看！”

蒋标一把拦住主人，道：“当家的，我怕这其中有诈，还是由我先上！”冲身后的“刺猬”、“五步蛇”、“水猪”和“独眼雕”一摆手：“跟我来！”

五个人掠身上了石阶，身后跟着万松白、邵力杰和典刀

三人。

上面的四位游客见又来了八个人，顿觉势大，手指小和尚道：“这回看你还有什么办法拦住我！”

蒋标来到四个游客近前，停下脚步，冷眼打量了一下对方。

四个人一见来人气势汹汹，而且身上还带着各式兵刃，顿觉情形不妙，你望望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惊恐地朝一旁躲开。

蒋标冷笑一声，冲身后的“独眼雅”道：“肖鹏，看看他们是真是假！”

肖鹏“嗯”了一声，嘿嘿一笑，陡然探出左手，在一位二十多岁的花衣姑娘胸前摸了一把。

那姑娘“啊”地一声尖叫，向后退了半步，两眼恐惧地盯着眼前这位独眼怪物。

肖鹏一阵奸笑，用鼻子嗅了嗅自己的左手，抬头冲蒋标道：“蒋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！嘿嘿……”

另外两位男游客见女伴受辱，两眼瞪得溜圆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

蒋标冲二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对不住各位，敝人也没有别的办法！”回头冲上面的小和尚道：“小师父，你的师父真的病了？”

小和尚点点头。

蒋标道：“不用着急，敝人略通医道，让我来为你师父看看！”说着，缓步朝小和尚走去。

小和尚两手一张，道：“施主止步！”

“步”字方出，蒋标一步纵到了小和尚面前，右手陡地长出七尺，抓向对方的咽喉！

然而，小和尚似乎早有提防，身子“嗖”地向后一飘，足未沾地，已打出三根蓝汪汪的暗器，蒋标一惊，知道是毒器，急忙一记后仰，身子险些仰倒在后面的石阶上。

也就在小和尚说出“步”字的同时，石阶上的四位“游客”蓦然发难！

蓝衣青年的手中突然多了把一尺长的袖珍金剑，剑光暴闪，刺向离他最近的“刺猬”曾同鸟！

花衣少妇一声娇喝，娇躯一抖，十几件暗器同时从身上的七个部位射出，铺天盖地飞向刚刚侮辱过自己的“独眼雕”肖鹏！

剩下的一男一女也抽出匕首，扑向“五步蛇”殷毒和“水猪”罗细腿！

这猝然间发生的变化使万松白一震，他只能眼看着这一切发展下去，因为石道太窄，其他人想帮忙也插不上手。

扑向刺猬的蓝衣人一剑刺入对方的前胸！

曾同鸟没有惊呼，上身陡然膨胀起来，发出一阵极奇古怪的声音，紧跟着，曾同鸟真成了刺猬，全身竟长出七十二根五寸余长的毒刺，刺是鲜红色的。

蓝衣人大惊，急忙撤剑！

剑是红色的！

蓦地，“刺猬”的身躯陀螺般转动起来，像一团红色的旋风，卷向蓝衣人。

蓝衣人已无退路，一声暴喝，挺剑刺向对手的咽喉。

“嘶！”

一声骇人的帛裂声，蓝衣人持剑的右臂飞了出去，紧跟着，蓝衣人的上身被划得稀烂，变成一个血人，惨叫一声，滚下了石崖。

与此同时，“独眼雕”肖鹏的处境已万分危险，花衣少妇猝然发出十几件暗器，肖鹏无处躲闪，只得用手去接，结果全身五处中了暗器。

花衣少妇一招得手，招招紧逼，一连七掌，掌掌辛辣歹毒，她是想把对方逼落石崖，摔个粉身碎骨。

论武功，肖鹏略高于对手，但此刻他身中五只暗器，能使出平日的三成武功已是万幸！

十几招过后，肖鹏顿感不支，急忙伸出右手，去解腰间的软剑。

花衣少妇冷笑一声，右手一扬，又是一把暗器。

肖鹏躲闪不及，被一只丧门钉打中了唯一正常的左眼，顿时一声惨叫，身子一仰，落下了石阶。

“刺猬”扑向花衣少妇。

花衣少妇则扑向与另一名女子交手的“水猪”罗细腿。

“水猪”的长处是在水里，在陆上可就显得有些迟缓，此刻正与对方打得难解难分。

花衣少妇人快刀快，“水猪”正与对方恶斗，忽觉背后一凉，发现自己胸前多了一物，低头一瞧，险些没背过气去，原来是一只带着自己鲜血的刀尖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对面的另一名女子手起刀落，一刀刺入了“水猪”的咽喉！



“水猪”胖大的躯体轰然倒下。

花衣少妇的娇躯也随之趴在了“水猪”的身上，背后被刺穿了五个血洞！

“刺猬”站在她的身后，胸前的红刺正淌着鲜血。

突然，与“五步蛇”殷毒交手的青年人发出一声惨嚎，七窍流出了黄浓。

殷毒手中拿着一把蝎尾状的兵器，正在揪着对手慢慢倒下。

很显然，对手是中了这只毒钩，毒发致死。

四名“游客”中仅剩下一名手持短剑的女子，见取胜无望，她一声长啸，纵身跳下了石崖。

殷毒返身要追，被下面的万松白一把拦住。

“当家的，她可能还活着！”殷毒道。

“不用管她！”万松白沉声道：“这种小人物，我们不必在她身上花功夫！蒋标到哪儿去了？”

众人此刻方想起与小和尚交手的蒋标，抬头一看，蒋标果然不见了。

万松白冷峻道：“蒋标可能已中了暗算，大家要千万小心，那个老魔头就在洞里！”

万松白、邵力杰、典刀以及“刺猬”和“五步蛇”五人小心翼翼地拾阶而上，来到洞口。

宾阳中洞高三丈、宽四丈、深三丈，洞口的两旁伫立着两个金刚力士雕像，虎视眈眈，不怀好意地望着这五位不速之客。

后壁的主像是身穿袈裟，面部修长，慈祥微笑的释迦牟尼。

尼，旁边伫立着迦叶、阿难两位弟子以及文殊、普贤两位菩萨。

释迦牟尼的雕像前放着一张供桌，桌上点燃着十几根蜡烛，唯一与这气氛极不协调的是供桌上盘坐的那位活人，衣衫褴褛，披头散发，一副形似骷髅的面孔，右手拎着一只胖乎乎的死人胳膊，嘴里发出“咔咔”的咀嚼骨头的声音，令人听了从骨头里发冷。

不用问，此人便是“赤眼食人婆婆”。

食人婆身边站着一人，正是刚刚站在洞口处的那位小和尚，此时正面带微笑，斜眼瞅着走进洞口的五个人。

供桌前五尺，地上还横躺着一个人，正是蒋标，他还没死，但也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食人婆眯眼瞅了瞅来人，冲小和尚道：“这就是你答应带来的几位？”

小和尚点点头，突然发出了少女般的声音：“这几个人，您还满意吧？”

食人婆又看了看五人，点头道：“货色倒还说得过去，只是偏瘦了点。”

那口气，似乎是在肉铺里挑选五只活鸡活羊。

万松白嗵嗵一阵冷笑，冲小和尚道：“红儿，你不辞而别，干爹还真有些想你呢！嘿嘿嘿……”

小和尚嘴一撇，嘲弄道：“姓万的，谁是红儿，你可别搞错了！”

万松白脸突地一沉，狠狠咬牙道：“你这个臭贱人！就是剥了你的皮，老夫也认得你！”

小和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匹夫！过一会儿，还不知道谁的皮被剥下来！”

万松白缓缓点头，连声道：“好！你狠，算你狠，等一会儿，我看你还狠不狠！”

邵力杰手按剑鞘，两眼喷着怒火，一脸的杀气，冲万花红道：“万花红，今天，我除了为本门屈死的弟兄们报仇，也要为被你暗害的雷天风报仇！”

小和尚哈哈一笑，抬手摘下头套，露出了乌黑的秀发，抬眼瞅了一下邵力杰，莞尔一笑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邵力杰，你怎么糊涂啦？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在洛阳城西小黄庄，曾败在雷天风的剑下，红儿我既然能杀得了雷天风，要你的命还不是易如反掌！”

典刀道：“万花红，小心风太大煽了舌头，就凭你这两下子，捆一捆儿也接不住雷天风一拳半掌，如果没有这么一位半死不活的老骨头架子，眼下……嘿嘿，恐怕你连磕头，都来不及呢！”

食人婆似乎没有听懂典刀在骂自己，仍在津津有味地啃着手中那只血淋淋的胳膊。

万花红轻蔑一笑，道：“典刀，当初我暂时废了你的两颗招子，没舍得要你的性命，你本该知足才是！这里轮得着谁，也轮不上你来教训我！”

典刀脸一红，旋即道：“臭丫头，典爷这两只招子如今又亮了！今天到这儿，就是为报这一剑之仇！”

万花红一笑，笑得极甜，冲众人扫视一眼，扬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若是怕你们来找我，红儿又岂能在龙门镇放出

风声？你们又岂能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万松白心头一凛，冷声道：“看来，我是低估了你！低估了你的心计，也低估了你的胆量！”

万花红笑道：“不错，你是低估了我！我算定你会来这儿，因此才特为你演了刚才那出戏！唉，只可惜，我请来的那四个笨蛋只杀了“水猪”和“独眼雕”，却便宜了你！”

万松白道：“那四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‘青龙寨’的四位寨主。”

“哦？真奇怪，‘青龙寨’在河北也算是数得上的绿林山寨，怎么会来帮你？”

万花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很简单，我对他们说，除非他们帮助我，否则，我干奶奶便会血洗‘青龙寨’，于是，他们便为我除了‘水猪’和‘独眼雕’。四条命换两条命，我不心疼，你可一定心疼得很！哈哈……”

万松白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干笑两声，道：“看来我还低估了你一样东西！”

“哦？是什么？”

“狠！你的心之狠，乃老夫平生仅见！”

“哈哈……老匹夫，你敢情现在才知道，晚了！哈哈……”

典刀实在忍耐不住，一声暴喝，身如箭发，扑向正在狂笑的万花红。

万花红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，身子一飘，躲在了食人婆背后。

“典刀！撒手！”

万松白一声大喊。

然而，典刀的双掌已贯向食人婆的两个“太阳穴”。

食人婆正在啃着死人胳膊，似乎对典刀的突袭丝毫不为所动。

典刀心知食人婆决不会乖乖承受自己这一击，平展的两拳突地凌空一翻，双拳变成了十根钢指，左手五指刺向食人婆的咽喉，右手五指狠命刺向食人婆的双目！

就在这时，食人婆的右手轻轻抬了一下，手中那只血淋淋的胳膊“呼”地倒竖起来，刚好挡在典刀的十根钢指前。

“扑！扑！”

典刀的十指皆数刺入食人婆手中的那只断臂，如同十把钢刀没入一块腐肉。

腐肉陡然间变成了一块铸铁！

典刀大惊，急忙撒手，然而，他的十指却死死地铸在了“腐肉”里，竟是纹丝未动！

典刀一声大吼，双脚飞起。

邵力杰身子一抖，银光暴射九尺，从上而下，斜劈食人婆！

晚了一步！

食人婆握住断臂的右手一抖，只听“咔”地一声，典刀的十指皆数留在了断臂中，人却如断线的风筝，一声惨嚎倒飞出去。

典刀身子尚在半空，邵力杰的快剑已到！

人快！

剑快！

江湖之大，若论出剑迅捷，超过邵力杰者决超不过三人，能躲过邵力杰全力击出一剑者，恐怕也寥寥无几！然而，邵力杰今天的对手，是有百年武功修为的食人婆，在这个魔头面前，邵力杰的剑顿失其威！

“唰！”

宝剑暴闪劈落，食人婆的右手再次一动，手中的断臂反向翻出，竟用断臂上的一只残手去接邵力杰的来剑。

“唰！”

宝剑再闪，剑锋一转，绕过断臂，直刺食人婆的右肋！

邵力杰吸取了典刀失败的教训，不敢用剑去劈断臂，而是虚晃一招，直取对手的要害。

与此同时，“刺猬”再次胖了起来，身上的七十二根毒刺皆数伸出，身子“呼”地转动起来，一团旋风般直扑食人婆。

蓦地，食人婆盘坐的身躯“呼”地直升起来，离供桌三尺，仿佛是有人从上方提了她一把。

邵力杰一剑刺空。

“哗！”

供桌摆放的几盘瓜果在食人婆起身的一霎间像是中了魔，铺天盖地扑向邵力杰。

邵力杰急忙双足一点，身子斜纵出去。

“啪啪啪……”

瓜果从邵力杰的脚下飞过，飞射在一丈多远的石壁上，竟如铁珠打在松软的泥壁上，皆数没入石壁之中！

“刺猬”飞到，身上的毒刺狂旋，发出了刺耳的呼啸。

食人婆“嘎嘎”一阵奸笑，突地一抬左臂，袍袖一抖，刚好接住“刺猬”。

狂风骤敛，“刺猬”突地反转起来。

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嚎，“刺猬”倒飞两丈，空中划出一道两丈长的血柱，这血柱自“刺猬”曾同鸟的口中喷出，一直溅落在地上。

“刺猬”轰然摔落在地上，已然咽气。

而最最令众人震惊的却不在于“刺猬”的死，而是他身上的七十二根毒刺。

毒刺曾被拔出，又倒插在“刺猬”身上！

食人婆的出手不但高深莫测，简直是令人生长！

“嘎嘎……”石洞内回荡着食人婆的奸笑声，夹杂着万花红开心的浪笑声。

蒋标未死，挣扎着爬了起来，口中吐血喊道：“当家的！快……走！”

“走”字方出，蒋标拼足最后一口余气，身子飞起，撞向狂笑的食人婆。

蒋标必死，他是想用自己的生命，换取宝贵的一霎间，使万松白在食人婆打出毒器前逃出石洞。

在山海楼一役，蒋标曾为挽救“长白七豪”免受中原武林数百之众的围杀，忍辱负重，被欧阳剑叱责为怕死之徒。其实，不想死的人并非都是怕死，蒋标只是不愿白白送死，此役，蒋标率先进洞，此刻为了万松白能够脱险，又抱着一死的信念扑向食人婆！

食人婆正在得意，猛然见蒋标扑向自己，不由大怒，一

声尖啸，抬起干枯的右手，“扑哧”一声，五根手指刺入蒋标的天灵。

蒋标脑浆崩裂，而两手却死死抱住了食人婆。

万松白一声惊呼，眼睛几乎要冒血。

一个人，只要良心未曾泯灭，都会为蒋标的这一悲烈之举所感染。

万松白此刻身边只有邵力杰、殷毒和已断十指的典刀。

即便在最严峻、最复杂的情况下，万松白的头脑依旧可以保持冷静，他已深知，凭眼下的这几个人，在食人婆面前绝对讨不了便宜，因此他想到了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他万松白早晚有报仇的一天！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万花红的一句话却留住了他。

“万松白！”红儿柳眉一挑，轻佻道：“你怎么忘了，不是要剥我的皮吗？”

万松白胸中一阵气堵，他可以受任何人的气，说实在的，他有这肚量，在山海楼，他曾当着数百人的面跪在崔四杀脚下，求他宽恕，崔四杀一掌打得他掉了两颗牙，他将牙咽到肚子里，依旧跪着，对于一个武林大派的掌门，应该说是气胆不小。可现在，他受不了万花红这一句话，明知对手是在激自己，可他偏偏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！

有时，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会干出事后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傻事。

万松白一声暴吼：“臭娘们儿！我剥你的皮！”

长身一纵，扑向万红花！

万花红身子再闪，消失在食人婆身后。



万松白扑向食人婆，两掌凝聚了十二分的力道，足以开山裂石。

食人婆两臂一抖，蒋标的尸体朝万松白飞去。

“砰！”

一声闪响，蒋标的尸体去而复返，又撞向盘坐在供桌上的食人婆！

食人婆一惊，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对手不但接住了自己这一掷，而且将自己掷出的东西又还给了自己！万松白的武功之强，功力之深，大大出乎她的意料。

就在她一愣之际，邵力杰的长剑，“五步蛇”殷毒的毒钩，已一左一右，自上而下狂劈下来！而十指皆断的典刀，也已腾身掠起，双腿一剪，踢向食人婆的下盘。

闪电的一击！

齐心的一击！

“轰！”

一声巨响，食人婆身子一仰，翻身落在了供桌之下。

万松白被震退一丈，“呃”地一声，一口鲜血喷出口外，射到七尺之外。

“五步蛇”殷毒的毒钩飞到了洞外，人倒撞在一丈多远的石壁上，当场气绝。

典刀一脚蹬空，一屁股坐在供桌前。

邵力杰也被震飞七尺，但手中宝剑仍在，剑尖上挂着黑血，食人婆身上的血！

刚才这一击，万松白是与对手硬碰硬对了一掌，他受的是内伤。与食人婆相比，他甚至还相差一个甲子的功力，因此